



# 凌叔华的古韵梦影

宋生贵  
编

凌叔华确实可以称为「高门巨族的精魂」：其祖父凌朝庚乃广东番禺巨富；其父凌福彭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，官至直隶布政使，授一品顶戴，民国以后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要职。凌叔华儿时即师从宫廷画师缪素筠，稍长又从辜鸿铭学习英语，待到妙龄，又面见印度诗人泰戈尔，嫁给大才子陈西滢，与徐志摩、胡适等人成为密友；中年之时，又与苏雪林、袁昌英并称「珞珈三杰」……凌叔华作画则萧然淡简，神韵独具，写文则清逸朴实，古韵犹存。这个冰雪聪明却又心灵纯真的民国女子，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「大家闺秀」……

Beauty  
and  
Sadness  
美丽与哀愁

东方出版社

# 凌叔华的古韵梦影

宋生贵  
编

K825.6  
LSH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凌叔华的古韵梦影/宋生贵编.

-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8.8

(“美丽与哀愁”系列丛书/恽恂主编)

ISBN 978-7-5060-3267-4

I. 凌… II. 宋… III. 凌叔华(1900~1990)-传记 IV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16471号

**凌叔华的古韵梦影**

编者:宋生贵

责任编辑:陆丽云

特约编辑:钟晓云

封扉设计:奇文云海

**东方出版社** 出版发行

地址: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6

印刷: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网址:<http://www.peoplepress.net>

版次:2008年8月第1版

2008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:17.75 插页:10

字数:179千字

书号:978-7-5060-3267-4

定价:38.00元





凌家才女——凌叔华



凌叔华、凌淑浩 20 世纪 20 年代与协和的外籍教师留影。左一凌叔华，左三凌叔华父亲凌福彭，左四为凌家的另一才女凌淑浩。



凌福彭摄于民国后

陈西滢与凌叔华摄于新婚后



陈西滢与凌叔华的独女陈小滢







正在作画的凌叔华

凌叔华与女儿、丈夫在伦敦公园



# 绪论

## 最后的闺秀



如今，知道凌叔华其名其人者，或许并不很多，但她却是一位堪值记起与仔细体味的人。

对于她，许多富有诗情画意的词语都是相适的，譬如，淑女、佳人，以及才华出众、气质高雅、仪态不俗等。但是，在她的生活中却没有掀起过大波大澜的经历，同时也没有衍宕出可谓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，而和平、雅致、淡然，或可称为她的人生主调。


处之平和而不乏意味，称得上为人生好境界！自1900至1990年，凌叔华九十载人生之旅，演绎了一代闺秀的美丽与哀愁，为我们留下了隽永的纪念。

### 一、人淡如菊

人生百样，各有千秋。

总体而言，凌叔华是淡雅、悠然的。上世纪二十年代，步入





文坛不久且只有二十几岁的凌叔华，便与林徽因、谢冰心、韩湘眉一同获得了北平文教界“四大美人”之誉。当然，她们的美既在其外表，更在其内韵；而内外的相谐得体，便有了独具的品味与风姿。凌叔华的美，尤显雅、静、纯、淡之质。相识的人都会觉得她恰如一湖静水，几片白云，或若清芬如缕的新菊。

“五四”运动之后，中国文坛曾出现了女性创作的辉煌景观。为人熟知或并不熟知的如冰心、庐隐、张爱玲、林徽因、凌叔华、萧红、丁玲、冯沅君、陈蘅哲、陈学昭、苏雪林、袁昌英、石评梅、梅娘、苏青、白薇等，她们的才情及艺术实践，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增添了重要的篇章。其中，凌叔华这位曾被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忽略了的人物，文才画禀皆长，是卓然有成的才女。在当时众多女性作家中，凌叔华是以安闲与温婉著称的，曾有“温情凌叔华”之评。

凌叔华的温婉、淡雅，在处世待人与写文作画上是一致的。在她，女性特有的宽厚与温润，濡染着其生命底色；而童心不泯，崇尚自然，书画为伴，陶养着其内在情性。就出身与经历而言，她的一生可算是优越与平静的，但同样有坎坷与伤痛，只是她或以隐忍待之，或以理性的调节而使之变为宽容的释然，当然，更多的是诉诸于会心的笔墨，转化为气息萦绕的作品。同为知识女性的张秀亚说：“多少年前偶读凌叔华女士的《花之寺》，书中叙写委婉含蓄，如同隔了春潮薄雾，看绰约花枝；又像是一株幽兰，淡香氤氲，使人在若醉若醒之间……读者心灵完全沉醉

于那种新丽的造句里，读罢掩卷，不禁心仪其人。”（张秀亚：《忆闺秀派作家凌叔华女士》）

与凌叔华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雪林一向刻薄，要让她张口赞美一个人，特别是另一个女人，往往是很难的，可她对于凌叔华却是欣赏有加。在彼此一同进入老年后，苏曾这样评说凌：“叔华固容貌清秀，难得的她居然‘驻颜有术’。步入中年以后，当然免不了发胖，然而她还是那么好看。女人到了老年，都免不了鸡皮鹤发，肩背佝偻。她只不过比前丰满而已，站着还是挺直的。若穿华美的衣服，看上去只像个中年的丽人，谁也不信她的年龄在花甲以上。叔华的眼睛很清澈，但她同人说话时，眼光常带着一点儿‘迷离’，一点儿‘恍惚’，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，心不在焉似的。我顶爱她的这个神气，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。”（苏雪林《其文其人凌叔华》）

凌叔华的“驻颜”之“术”是什么？应该说，心态与境界是至关重要的。可想而知，一个“生活于梦幻的诗人”，往往是纯情而富有理想的。

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正是她一向赏识的谐趣佳境。

## 二、画里清芬

凌叔华作为一位作家、画家，一位学养丰厚的文化人，在她90岁高寿的人生历程中，与绘画艺术结缘尤长尤深。从五六岁时在自家院落内的粉墙上涂画，并因缘拜师学画始，到漂泊海外异



乡后一直以书画为伴，托寓情怀，其时长达 80 余载。所以，有相知者即认为，她“生平用工夫较多的艺术是画”。

凌叔华的禀赋、学养与诗性情怀，确实使她成为了一位出色的中国画艺术家。她的书画艺术传承中国文人水墨山水画之精神，传情达意，自然天成。她尤其善于画兰草、秋菊、秀竹、凌波仙子等，且往往是目色无邪、淡写轻描，简约、淡雅，却有真气周流、意味隽永之质，可谓书画同风，一如其人。

中国现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是凌叔华的老友，他对凌的绘画艺术有过这样的评价：“她的画稿大半我都看过。在这里我所认识的的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，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，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。她的取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泳的自然。”（朱光潜：《论自然画与人物画》）她的一位学生评价道：“凌老师的画，力求从淡雅上把捉气韵，不设色，不晕染，满幅清丽的叶与花，脱尽尘俗，似乎是焚香清供的那一类。”

凌叔华还将此绘画上的写境与传情笔法运用于文学创作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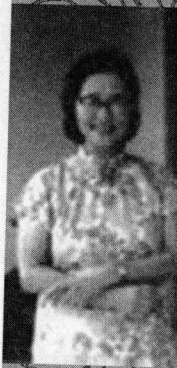
### 三、文中真趣

凌叔华说：“我有一个毛病，无论什么时候，说到童年时代的事，觉得都很有意味，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屐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，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烦琐。怀恋着童年的美梦，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，都感到兴味与同情。”



凌叔华是位本色的作家。她怀着对现实生活特有的关注感走上文坛，而女性的情怀与孩童的天趣则贯穿始终。她大量的小说主要是表现女性的生存处境、心理世界和孩童的纯真与童趣。她说自己“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”。这似乎有些像她同时代的另一位女作家冰心，但实际创作却又明显有所不同。茅盾曾指出，冰心的“指名给小朋友的《寄小读者》和《山中杂记》，实在是要少年老成的小孩或者‘犹有童心’的大孩子方才读去有味儿”。而凌叔华写童年童趣的小说，其本身即表现了孩童感受到的世界，所以会很自然地与孩子们相互感应。而且认为“她这一‘写意画’的形式，在我们这文坛上尚不多见”（茅盾：《再谈儿童文学》）。只要我们读读她的《搬家》、《奶妈》、《一件喜事》、《小英》、《种兰花》、《放风筝》等作品，就可以明晰地感受到这一点。

凌叔华对于女性的生存状态观察细致、体察深切，但在表现上却同样是以平淡出之。如当时同为“京派”作家的沈从文先生所言：“以明慧的笔，在自己所见及的一个世界里，发现一切，温柔地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，叔华的作品，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了一条新路。……使习见的事，习见的人，无时无地不发生纠纷，凝静地观察，平淡地写去，显示人物‘心灵的悲剧’或‘心灵的战争’，在中国女作家中，叔华却写了另一种创作。”（沈从文：《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（续）》）确实，凌叔华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许多作家那样，把文学作为批判或战斗的武器看待，直接参与到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去，而是注意将视点与笔触



投向心灵的追问与人性的揭示，而且写作的状态也明显要平和与亲近得多。

苏雪林认为，“凌叔华是立于谢冰心、丁玲作风系统以外的一个女作家”。她的创作的意趣，文字的力量，如同“一股潜行地底的温泉，不使人听见潺湲之声，看见清冷之色，而所到之处，地面上草渐青，树渐绿，鸟语花香，春光流转，万象皆为之昭苏”（苏雪林：《凌叔华的〈花之寺〉与〈女人〉》）。其间，她的文学创作与绘画艺术相融通，同样于轻描淡写中传达出真意美趣。

#### 四、心间山水

作为画家，她笔下山水生趣；作为作家，她写景抒情而兴味犹深；作为有独到审美格调的女性，她对自然有自己的体认与钟爱。凌叔华很相信泰戈尔的话：“自然就是书。”她从小就不光受到书香的熏染，受到艺术的陶冶，同时又张扬着爱自然的天性。

凌叔华说：“不知为什么，我从小就爱山；也不知是何因缘，在我的生命历程中，凡我住过的地方，几乎都有山。有一次旅行下客栈，忽然发现看不见山，心中便忽忽如有所失，出来进去，没有劲儿，似乎不该来一样。”（《爱山庐梦影》）

人，原本是自然间一个智能物种，与山水自然有着天缘关系，不光生息相关，而且灵性相系，故而古有“仁者乐山，智者

乐水”之谓。其中，作家艺术家对自然山水既感受于外，又生发于内，往往可以营构出美趣独具的境界。如，同时代的女作家中，谢冰心酷爱海，而凌叔华则钟情于山。正是因为这“不知是何因缘”的爱，足可以使她们或“观海则意溢于海”，或“登山则情满于山”，怡然之趣，美不胜收。

凌叔华敏感于眼前之山，正是与她心中的山水之情有关。一部《爱山庐梦影》发抒了此间情性；而大量的绘画，即同样来自于“心灵中荡漾涵泳的自然。”

## 五、至诚之谊

凌叔华的风采与魅力，除了她的美貌与才情之外，其待人的平和与温润同样是重要的方面。她用这样眼光看世界，也以这样的心态对待世事人生，对待她周围的人们。尽管她在人生的旅程中同样不免遭受风风雨雨，可是这种性格品质却始终相伴一生。

她很赞同徐志摩在信中讲给她的那段话：“我不能不信人生的底质是善不是恶，是美不是丑，是爱不是恨；这也许是我理想的自骗，但即明知是自骗，这骗也得骗，除是到了真不容自骗的时候，要不然我喘着气为什么？”中国儒教传统中的“性善”观与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性理念，在她身上得到了很自然地体现。

凌叔华善待人生，善待他人，尤其以诚挚之心结交朋友。因





此，她有许多至交益友，也使她的人生中拥有了一笔难以估价的财富。徐志摩说过：“女友里叔华是我的一个同志。”他以自己诗人的率真看人，当然首先要的是对方的“真”与“诚”。

交友的真诚与著文的趣味、作画的品格是相一致的，而所有这些，都共同表达着凌叔华真实的人生。

## 六、走近凌叔华

通常而言，要了解一个人则需走近这个人；而只有确实了解他（或她），才可以判断是否值得走近他（或她）。笔者认为，凌叔华是很值得走近的。

走近，既是可以去感知，同时也是获得启迪。

走近凌叔华，首先可以了解她的真实而有韵味的人生。

走近凌叔华，可以从中体悟出一种令人思索的历史况味。一位曾经遭遇冷落的作家、绘画艺术家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风采再现，这本身不就是意味深长的吗？

走近凌叔华，可以丰富或调节我们的人生参照。我们正面对着热闹非凡的世界，红尘滚滚，人事劳劳，忙与躁几乎成为随处可见的生存写照。像绘画中需要“留白”，乐曲中需要舒缓与休止一样，人生中也该有必要的宁静与平和。在此方面，凌叔华的人生或许可以是一个参照，或许给人某种启迪。



99	93	89	89	80	72	62	48	47	42	32	27	23	19	19
			第四章 节外生枝 关于「闲话」					第三章 《女儿》慨叹 《酒后》奇文					第二章 初示文才 「立定」主意	
			一、「图案」风波					一、第一篇小说《女儿身世太凄凉》					一、「秋水」流韵	
			二、「抄袭」事件					二、《酒后》问世 声名鹊起					二、「立定」主意	
			三、关于「闲话」					三、「闺秀」之谓 「新月」圣手					三、幸会泰戈尔	
								四、关于「中国的曼殊斐尔」					四、结识徐志摩	
													五、投契陈西滢	